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五至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錄監生臣孫慰祖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五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八十五

盧杞子元輔 白志貞 裴延齡

韋渠牟 李齊運 李實 韋執誼

王叔文王伾附 程异 皇甫鎛弟鏞

盧杞字子良故相懷慎之孫父奕天寶末為東臺御史

中丞洛城為安祿山所陷奕守司而遇害杞以門蔭解褐清道率府兵曹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辟為掌書記試大理評事監察御史以病免入補鴻臚丞遷殿中侍御史膳部員外郎出為忠州刺史至荆南謁節度使衛伯玉伯玉不悅杞移病歸京師歷刑部員外郎金部吏部二郎中杞貌陋而色如藍人皆鬼視之不恥惡衣糲食人以為能嗣懷慎之清節亦未識其心頗有口辨出為虢州刺史建中初徵為御史中丞時尚父子儀病百

官造問皆不屏姬侍及聞杞至子儀悉令屏去獨隱几以待之杞去家人問其故子儀曰杞形陋而心險左右見之必笑若此人得權即吾族無類矣及居紂彈顧問之地論奏稱旨遷御史大夫旬日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居相位忌能妬賢迎吠陰害小不附者必致之於死將起勢立威以久其權楊炎以杞陋貌無識同處台司心甚不悅為杞所譖逐於崖州德宗幸奉天崔寧流涕論時事杞聞惡之譖於德宗言寧與朱泚

盟誓故至遲迴寧遂見殺惡顏真卿之直言令奉使李希烈竟歿於賊初京兆尹嚴郢與楊炎有隙杞乃擢郢為御史大夫以傾炎炎既貶死心又惡郢圖欲去之宰相張鑑忠正有才上所委信杞頗惡之會朱滔朱泚弟兄不睦有泚判官蔡廷玉者離間滔滔論奏請殺之廷玉既貶殿中侍御史鄭詹遣吏監送廷玉投水而卒杞因奏曰恐朱泚疑為詔旨請三司按鞠詹又御史所為稟大夫命并令按郢詹與張鑑善每伺杞晝眠輒詣鑑

杞知他日杞假寢佯熟伺詹果來方與鎰語杞遽至
鎰閣中詹趨避杞杞遽言密事鎰曰殿中鄭侍御在此
杞佯愕曰向者所言非他人所宜聞時三司使方按詹
郢獄未具而奏殺詹貶郢為驪州刺史鎰尋罷相出鎮
鳳翔其陰禍賊物如此李揆舊德慮德宗復用乃遣使
西蕃天下無不扼腕痛憤然無敢言者戶部侍郎判度
支杜佑甚承恩顧為杞媒孽貶饒州刺史初上即位擢
崔祐甫為相頗用道德寬大以弘上意故建中初政聲

藹然海內想望貞觀之理及杞為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初李希烈請討梁崇義崇義誅而希烈叛盡據淮右襄鄧之郡邑恒州李寶臣死其子惟岳邀節鉞遂與田悅締結以抗王師繇是河北河南連兵不息度支使杜佑計諸道用軍月費一百餘萬貫京師帑廩不支數月且得五百萬貫可支半歲則用兵濟矣杞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贊亦計無所施乃與其黨太常博士韋都賓等謀行括率以為泉貨所聚在於富商錢出萬

賈者留萬貫為業有餘官借以給軍冀得五百萬貫上
許之約以罷兵後以公錢還勅既下京兆少尹韋禎督
責頗峻長安尉薛華荷校乘車搜人財貨意其不實即
行撈筆人不勝冤痛或有自縊而死者京師囂然如被
賊盜都計富戶田宅奴婢等估纔及八十八萬貫又以
餽櫃納質積錢貨貯粟麥等一切借四分之一封其櫃
窖長安為之罷市百姓相率千萬眾邀宰相於道訴之
杞初雖慰諭後無以遏即疾驅而歸計餽質與借商纔

二百萬貫德宗知下民流怨詔皆罷之然宿師在野日
須供饋明年六月趙贊又請稅間架算除陌凡屋兩架
為一間分為三等上等每間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
所由吏秉筆執籌入人第舍而計之凡沒一間杖六十
告者賞錢五十貫文除陌法天下公私給與貿易率一
貫舊算二十益加算為五十給與物或兩換者約錢為
率算之市主人牙子各給印紙人有買賣隨自署記翌
日合算之有自貿易不用市牙子者驗其私簿投狀自

言其有隱錢百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賞錢十
千出於其家法既行主人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
盜公家所入百不得半怨黷之聲囂然滿於天下及十
月涇師犯闕亂兵呼於市曰不奪汝商戶餽質矣不稅
汝間架除陌矣是時人心愁怨涇師來間謀亂奉天之
奔播職杞之由故天下無賢不肖視杞如仇德宗在奉
天為朱泚攻圍李懷光自魏縣赴難或謂王翊趙贊曰
懷光累歎憤以為宰相謀議乖方度支賦歛煩重京尹

刻薄軍糧乘輿播遷三臣之罪也今懷光勲業崇重聖上必開襟布誠詢問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翊贊白於杞杞大駭懼從容奏曰懷光勲業宗社是賴臣聞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因其兵威可以一舉破賊今若許其朝覲則必賜宴賜宴則留連使賊得京城則從容完備恐難圖之不如使懷光乘勝進收京城破竹之勢不可失也帝然之乃詔懷光率衆屯便橋克期齊進懷光大怒遂謀異志德宗方悟為杞所構物議喧騰歸咎於

杞乃貶為新州司馬白志貞恩州司馬趙贊為播州司馬遇赦移吉州長史在貶所謂人曰吾必再入用是日上果用杞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宿直當草杞制遂執以謁宰相盧翰劉從一曰杞作相三年矯誣陰賊排斥忠良朋附者歆唾立至青雲睚眦者顧眄已擠溝壑傲狠背德反亂天常播越鑿輿瘡痍天下皆杞之為也幸免誅戮唯示貶黜尋已稍遷近地更授大郡恐失天下望惟相公執奏之事尚可救翰從一不悅遂改命舍

人草制明日詔下哀高執奏曰盧杞為政極恣兇惡三
軍將校願食其肉百辟卿士嫉之若讐諫官趙需裴佖
宇文炫盧景亮張薦等上疏曰伏以吉州長史盧杞外
矯儉簡內藏奸邪三年擅權百揆失序惡直醜正亂國
殄人天地神祇所知蠻夷華夏同棄伏惟故事皆得上
聞自杞為相要官大臣動踰月不敢奏聞百寮惴惴常
懼顛危及京邑傾淪皇輿播越陛下炳然覺悟出棄遐
荒制曰忠謹壅於上聞朝野為之側目由是忠良激勸

內外歡忻今復用為饒州刺史衆情失望皆謂非宜臣
聞君之所以臨萬姓者政也萬姓之所以戴君者心也
儻加巨奸之寵必失萬姓之心乞迴聖慈遽輟新命疏
奏不荅諫官又論曰盧杞蒙蔽天聽隳紊朝典致亂危
國職杞之由可謂公私巨蠹中外棄物自聞再加擢用
忠良痛骨士庶寒心臣昨者瀝肝上聞冒死不恐冀迴
宸睠用快羣情至今拳拳未奉聖旨物議騰沸行路驚
嗟人之無良一至於此伏乞俯從衆望永弃奸臣幸免

誅夷足明恩貸特加榮寵恐造禍階臣等忝列諫司今
陳狂瞽給事中袁高堅執不下乃改授澧州別駕翌日
延英上謂宰臣曰朕欲授杞一小州刺史可乎李勉對
曰陛下授杞大郡亦可其如兆庶失望何上曰衆人論
杞奸邪朕何不知勉曰盧杞奸邪天下人皆知唯陛下
不知此所以為奸邪也德宗默然良久散騎常侍李泌
復對上曰盧杞之事朕已可袁高所奏如何泌拜而言
曰累日外人竊議以陛下同漢之桓靈臣今親承聖旨

乃知堯舜之不迫也德宗大悅慰勉之杞尋卒於澧州
子元輔字子望少以清行聞於時進士擢第授崇文館
校書郎德宗思杞不已乃求其後特恩拜左拾遺再遷
左司員外郎歷杭常絳三州刺史以課最高徵為吏部
郎中遷給事中改刑部侍郎自兵部侍郎出為華州刺
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復為兵部侍郎元輔自祖至
曾以名節著於史冊元輔簡潔貞方綽繼門風歷踐清
貫人亦不以父之醜行為累人士歸美太和三年八月

卒時年五十六

白志貞者太原人本名琇珪出於胥吏事節度使李光弼小心勤恪動多計數光弼深委信之帳中之事與琇珪叅決代宗素知之光弼薨後用為司農少卿遷太卿在寺十餘年德宗嘗召見與語引為腹心遂用為神策軍使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賜名志貞善伺候上意言無不從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汝州命志貞為京城召募使時尚父子儀壻端王傅吳仲孺家財巨萬以

國家召募有急懼不自安乃上表請以子弟率奴客從軍德宗嘉之超授五品官由是志貞請令節度觀察團練等使并嘗為是官者令家出子弟甲馬從軍亦與其男官是時豪家不肖子幸之貧而有知者苦之自是京師人心搖震不保家室時禁軍募致悉委志貞兩軍應赴京師殺傷殆盡都不奏聞皆以京師沽販之徒以填其闕其人皆在市鄺及涇師犯闕詔志貞以神策軍拒賊無人至者上無以禦寇乃圖出幸時令狐建以龍武

軍四百人從駕至奉天仍以志貞為行在都知兵馬使
聞李懷光至恐暴揚其罪乃與盧杞同沮懷光入朝衆
議喧沸言致播遷盧杞志貞之罪也故與杞同貶遇赦
量移閬州別駕貞元二年遷果州刺史宰臣李勉及諫
官表疏論列言志貞與盧杞罪均未宜叙用固執不許
凡旬日方下其詔貞元三年遷潤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浙西觀察使是年六月卒

裴延齡河東人父旭和州刺史延齡乾元末為汜水縣

尉遇東都陷賊因寓居鄂州綴緝裴駟所注史記之闕
遺自號小裴後華州刺史董晉辟為防禦判官黜陟使
薦其能調授太常博士盧杞為相擢為膳部員外郎集
賢院直學士改祠部郎中崔造作相改易度支之務令
延齡知東都度支院及韓滉領度支召赴京守本官延
齡不待詔命遽入集賢院視事宰相張延賞惡其輕率出
為昭應令與京兆尹鄭叔則論辨是非攻訐叔則之短
時李泌為相厚於叔則中丞竇叅恃恩寵惡泌而佑延

齡叔則坐貶為永州刺史延齡改著作郎竇叅尋作相
用為太府少卿轉司農少卿貞元八年班宏卒以延齡
守本官權領度支自揣不通貨殖之務乃多設鈎距召
度支老吏與謀以求恩顧乃奏云天下每年出入錢物
新陳相因常不減六七千萬貫唯有一庫差舛散失莫
可知之請於左藏庫中分置別庫欠負耗贍等庫及季
庫月庫納諸色錢物上皆從之且欲多張名目以惑上
聽其實於錢物更無增加唯虛費簿書人吏耳其年遷

戶部侍郎判度支奏請令京兆府以兩稅青苗錢市草百萬圍送苑中宰相陸贄趙憬議以為若市送百萬圍草即一府百姓自冬歷夏般載不了百役供應須悉停罷又妨奪農務請令府縣量市三二萬圍各貯側近處他時要即支用京西有汙池卑濕處時有蘆葦生焉亦不過數畝延齡乃奏云廐馬冬月合在槽檻秣飼夏中即須牧放臣近尋訪知長安咸陽兩縣界有陂池數百頃請以為內廐牧馬之地且去京城十數里與苑廐中

魚別上初信之言於宰相對曰恐必無此上乃差官開視事皆虛妄延齡既慙且怒又誣奏李充為百姓妄請積年和市物價特勅令折填謂之底折錢嘗因奏對請積年錢帛以實帑藏上曰若為可得錢物延齡奏曰開元天寶中天下戶僅千萬百司公務殷繁官員尚或有闕自兵興已來戶口減耗大半今一官可兼領數司伏請自今已後內外百司官闕未湏補置收其闕官祿俸以實帑藏後因對事上謂延齡曰朕所居浴堂院殿一

楸以年多之故似有損蠹欲換之未能對曰宗廟事至重殿楸事至輕況陛下自有本分錢物用之不竭上驚曰本分錢何也對曰此是經義證據愚儒常材不能知陛下正合問臣唯臣知之準禮經天下賦稅當為三分一分充乾豆一分充賓客一分充君之庖厨乾豆者供宗廟也今陛下奉宗廟雖至敬至嚴至豐至厚亦不能一分財物也只如鴻臚禮賓諸國蕃客至於迴紇馬價用一分錢物尚有贏羨甚多況陛下御膳宮厨皆極簡

儉所用外分賜百官充俸料殮錢等猶未能盡據此而言庖厨者之餘其數尚多皆陛下本分也用修數十殿亦不合疑慮何況一楸上曰經義如此人總不曾言之領之而已又因計料造神龍寺須長五十尺松木延齡奏曰臣近於同州檢得一谷木可數千條皆長八十尺上曰人言開元天寶中側近求覓長五六十尺木尚未易須於嵐勝州採市如今何為近處便有此木延齡奏曰臣聞賢材珍寶異物皆在處常有但遇聖君即出見

今此木生闕輔蓋為聖君豈開元天寶合得有也時陸
贄秉政上素所禮重每於延英極論其誕妄不可令掌
財賦德宗以為排擯待延齡益厚贄上書疏其失曰前
歲秋首班宏喪亡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日之內遽銜
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貯別庫以為羨
餘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
既賴盈餘之財稍弘心意之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
齡務實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既是

虛言無以應命供辦皆承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
鄺豪奪入獻追捕夫匠迫脇就功以勅索為名而不酬
其直以和雇為稱而不償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為之晝
閉興役之所百工比於幽囚聚詛連郡遮訴盈路持綱
者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為言時有訐而言之翻謂黨
邪醜直天子轍下罵聲沸騰四方觀瞻何所取則傷心
于上斂怨于人欺天陷君遠近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
總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太府攸職凡是太府出

納皆稟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案以勘覆
互相關鍵用絕姦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旬申聞見在之
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
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貫珠財貨多少無容隱漏
延齡務行邪諂公肆誣欺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
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收得十三萬兩其
匹段雜貨又百萬有餘皆是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
今所收獲即是羨餘悉合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者

其時特宣進旨並依所奏施行太府卿韋少華抗疏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中奏皆是見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奸詐兩司既有論執理湏詳辨是非陛下縱其妄欺不加按問以在庫之物為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為羨餘之費固上無畏示人不慙此又罪之大者也國家府庫出納有常延齡險猾售奸詭譎求媚遂於左藏之內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為家國不足則取之於人人不足則

資之於國在國為官物在人為私財何謂贏餘須別收
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法以刻削私財捨此二途
其將安取陛下方務崇信不加檢裁姑務保持曾無詰
責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奸威既沮於四方儉態復
行於內府由是蹂躪官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為課
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夫理天下
者以義為本以利為末以人為本以財為末本盛則其
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古及今德義立而利用不

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以喪邦失位者未之有也故
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有德必有人有
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財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蓋謂此也
自古及今德義不立而利用克宣人庶不安而財貨可
保因以興邦固位者未之有也故曰財散則民聚財聚
則民散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無令侵削兆民為
天子取怨于下也且陛下初膺寶歷志剪羣兇師旅繁
興徵求寢廣權算侵剝下無聊生是以涇原叛徒乘人

怨咨白晝犯闕都邑叱庶恬然不驚反與賊衆相從比肩而入宮殿雖蚩蚩之性靡所不為然亦由德澤未浹而暴令驅之以至於是也于時內府之積尚如丘山竟資兇渠以餌貪卒此則陛下躬覩之矣是乃失人而聚貨夫何利之有焉車駕既幸奉天逆泚旋肆圍逼一壘之內萬乘所屯窘如涸流庶物空匱嘗欲發一健步出覘賊軍其人懇以苦寒為辭跪奏乞一襦袴陛下為之求覓不致竟閤默而遣之又嘗宮壺之中服用有關聖

旨方以戎事為急不忍重煩於人乃剝親王飾帶之金
賣以給直是時行從將吏赴難師徒蒼黃奔馳咸未冬
服漸屬凝沍且無薪蒸饑凍內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
奮迅夜則映堞呻吟凌風颼冒霜雪踰四旬而衆無携
貳卒能走強賊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
耶唯以不厚其身不蔽其貨與衆庶同其憂患與士伍
共其有無乃能使人捐軀命而扞寇讐餒之不離凍之
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人感

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効也及乎重園既解諸路稍通
賦稅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別置瓊林大
盈之司未賞功勞遽私賄玩甚沮惟新之望頗携死義
之心於是輿誦興譏而軍士始怨矣財聚人散不其然
乎旋屬姦賊內興翠華南狩奉天所積財貨悉復殲於
亂軍既遷岷梁日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復皇都是知天
子者以得人為資以蓄義為富人苟歸附何患蔑資義
苟修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內府方為已有哉故藏於

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於境內者諸侯之富也藏於國倉篋積者農夫商賈之富也奈何以天子之貴海內之富而猥行諸侯之棄德守農商之鄙業哉陛下若謂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之取既無成矣若謂多積可以為已有則建中之積又不在矣若謂徇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失傷已甚矣若謂斂怨不足致危亡則建中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禍成中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側身修勵之志有罪已悔懼之辭罷息誅

求敦尚節儉渙發大號與人更新故靈祇感陛下之誠
臣庶感陛下之意釋憾迴慮化危為安陛下亦當為宗
廟社稷建不拔之永圖為子孫黎元立可久之休業懲
前事徇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豈宜更縱險邪復行
剋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盜言墮
其奸計以為搏噬挈攫怨集有司積聚豐盈利歸君上
是又大謬所宜慎思夫人主昏明繫於所任咎繇夔契
之道長而虞舜享濬哲之名皇甫梟桀之嬖行而周厲

嬰顛覆之禍自古何嘗有小人柄用而災患不及邦國者乎譬猶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畜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畜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察臣伏慮陛下以延齡之進獨出宸衷延齡之言多順聖旨今若以罪置辟則似為衆所擠故欲保持用彰堅斷若然陛下與人終始之意則美矣其於改過勿吝去邪勿疑之道或未盡善今希旨自默浸以成風獎之使言猶懼不既若又阻抑誰當貢

誠或恐未亮斯言請以一事為證只如延齡允妄流布
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迨輿臺賤品喧喧談議億萬為
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幾陛下誠令親信博採輿詞叅較
比來所聞足鑒人間情偽臣以卑鄙位當台衡既極崇
高又承渥澤豈不知觀時附會足保舊恩隨衆沉浮免
貽厚責謝病黜退獲知幾之名黨奸苟容無見嫉之患
何急自苦獨當豺狼上違歡情下餌讒口良以內顧庸
昧一無所堪夙蒙眷知唯以誠直綢繆帷扈一紀于茲

聖慈既以此見容愚臣亦以此自負從陛下歷播遷之
危覩陛下致興復之難至今追思猶為心悸所以畏履
車而駭慮懼燬室而悲鳴蓋情激於衷雖欲罷而不能
自默也回事陳請雖已頻煩天聽尚高未垂諒察輒申
悃款以極愚誠憂深故語煩意懇故詞切以微臣自固
之謀則過於陛下慮患之計則忠縻軀奉君所不敢避
沽名銜直亦不忍為願迴睿聰為國熟慮社稷是賴豈
唯微臣書奏德宗不悅待延齡益厚時鹽鐵轉運使張

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以事相關皆證延齡矯妄
德宗罷陸贄知政事為太子賓客滂充銛悉罷職左遷
十一年春暮上數畝于苑中時久旱人情憂惴延齡遽
上疏曰陸贄李充等失權心懷怨望今專大言於衆曰
天下災旱人庶流亡度支多欠闕諸軍糧草以激怒羣
情後數日上又幸苑中適會神策軍人訴度支欠廐馬
芻草上思延齡言即時廻駕下詔斥逐贄充滂銛等朝
廷中外惴恐延齡方謀害在朝正直之士會諫議大夫

陽城等伏閣切諫事遂且止贄充等雖已貶黜延齡憾之未已乃掩捕李充腹心吏張忠捶掠楚痛令為之詞云前後隱沒官錢五十餘萬貫米麥稱是其錢物多結託權勢充妻常於犢車中將金寶繒帛遺陸贄妻忠不勝楚毒並依延齡教抑之辭具於款占忠妻母於光順門投匭訴冤詔御史臺推問一宿得其實狀事皆虛乃釋忠延齡又奏京兆府妄破用錢穀請令比部勾覆以比部郎中崔元嘗為陸贄所黜故也及崔元勾覆錢穀

又無交涉延齡既銳意以苛刻剝下附上為功每奏對
際皆恣騁詭怪虛妄他人莫敢言者延齡言之不疑亦
人之所未嘗聞德宗頗知其誕妄但以其敢言無隱且
欲訪聞外事故斷意用之延齡恃之謂必得宰相尤好
慢罵毀詆朝臣班行為之側目及卧病載度支官物置
於私家亦無敢言者貞元十二年卒時年六十九延齡
死中外相賀唯德宗悼惜不已冊贈太子少保

韋渠牟京兆萬年人六代祖範魏西陽太守後周封鄆

城公渠年少慧悟涉覽經史初為道士復為僧興元中韓滉鎮浙西奏授試秘書郎累轉四門博士貞元十二年四月德宗誕日御麟德殿召給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趙需禮部郎中許孟容與渠年及道士萬叅成沙門譚延等十二人講論儒道釋三教渠年枝詞游說捷口水注上謂其諄稱有素聽之意動數日轉秘書郎奏詩七十韵旬日遷右補闕內供奉僚列初不有之在延英既對宰相多使中貴人召渠年於官次同輩始注目矣歲

終遷右諫議大夫時延英對秉政賦之臣晝漏率下三刻為常渠年奏事率漏下五六刻上笈語款狎往往外聞渠年形神佻躁無士君子器志向不根道德衆雅知不能以正道開悟上意陸贄免相後上躬親庶政不復委成宰相廟堂備員行文書而已除守宰相御史皆帝自選擇然居深宮所狎而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洎渠年皆權傾相府延齡李實奸欺多端甚傷國體紹無所發明而渠年名素輕頗張恩勢以招

趨嚮者門庭填委茅山處士崔芊徵至闕下鄭隨自山人再至補闕馮伉自醴泉令為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渠年延薦之上既偏有所聽浮薄率背本銜進不復藏器蘊德皆奔馳請謁剋蹄甘辭以附渠年居無何遷太府卿賜金紫又轉太常卿真元十七年卒時年五十三贈刑部尚書仍謚曰忠

李齊運者蔣王暉之孫也解褐寧王府東閣祭酒七遷至監察御史江淮都統李峘辟為幕府累轉工部郎中

為長安縣令職事修理歷京兆少尹陝府長史建中末
改河中尹晉絳慈隰觀察使時李懷光自山東卷甲奔
難晝夜倍道比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齊運傾力擣設
軍人皆悅懷光既反驅兵還保河中齊運不能敵棄城
而走除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時賊據京城李晟軍東
渭橋齊運擾攘之中徵募工役版築城壘飛芻輓粟以
應晟收復之際頗有力焉貞元中蝗旱方熾齊運無政
術乃以韓洄代之改宗正卿兼御史大夫閑廐宮苑使

改檢校禮部尚書兼殿中監尋正拜禮部尚書兼殿中
監使如故其後十餘歲宰臣內殿對後齊運常次進貢
其計慮以決羣議齊運無學術不知大體但甘言取信
而已薦李錡為浙西觀察使受賂數十萬計舉李詞為
湖州刺史既而邑人告其贓犯上以齊運故不問而遣
之齊運被疾歲餘不能朝請朝廷除授往往降中人就
宅咨決未以妾衛氏為正室身為禮部尚書冕服以行
其禮人士嗤誚貞元十二年卒時年七十二贈尚書左

僕射

李實者道王元慶玄孫以蔭入仕六轉至潭州司馬洪州節度使嗣曹王臯辟為判官遷蘄州刺史臯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復用為節度判官檢校太子賓客員外郎臯卒新帥未至實知留後刻薄軍士衣食軍士怨叛謀殺之實夜縋城而出歸詣京師用為司農少卿加檢校工部尚書司農卿貞元十九年為京兆尹卿及兼官如故尋封嗣道王自為京尹恃寵強愎不顧文法人皆側

目二十年春夏旱闕中大歉實為政猛暴方務聚斂進
奉以固恩顧百姓所訴一不介意因入對德宗問人疾
苦實奏曰今年雖旱穀田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
無告乃徹屋瓦木賣麥苗以供賦斂優人成輔端因戲
作語為奏民艱苦之狀云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
賤田園一頃麥苗伍石米三間堂屋二千錢凡如此語
有數十篇實聞之怒言輔端誹謗國政德宗遽令決殺
當時言者曰瞽誦箴諫取其詼諧以託諷諫優伶舊事

也設謗木採芻蕘本欲達下情存諷議輔端不可加罪
德宗亦深悔京師無不切齒以怒實故事府官避臺官
實常遇侍御史王播于道實不肯避導從如常播詰其
從者實怒奏播為三原令謝之日庭詬之陵轢公卿百
執事隨其喜怒誣奏遷逐者相繼朝士畏而惡之又誣
奏萬年令李衆貶虔州司馬奏虞部員外郎房啓代衆
昇黜如其意怙勢之色瞋然在眉睫間故事吏部將奏
科目與密朝官不通書問而實身詣選曹迫趙宗儒且

以勢恐之前歲權德輿為禮部侍郎實托私薦士不能如意後遂大錄二十人迫德輿曰可依此第之不爾必出外官悔無及也德輿雖不從然頗懼其誣奏二十一年有詔蠲畿內逋租實違詔徵之百姓大困官吏多遭笞罰剝割倍斂聚錢三十萬貫胥吏或犯者即按之有乞丐絲髮固死無者且曰死亦不屈亦杖殺之京師賤同苦其暴虐順宗在諒闇逾月實斃人於府者十數遂議逐之乃貶通州長史制出市人皆袖瓦石投其首

實知之由月營門自苑西出人人相賀後遇赦量移虢州在道卒

韋執誼者京兆人父浼官卑執誼幼聰俊有才進士擢第應制策高等拜右拾遺召入翰林為學士年纔二十餘德宗尤寵異相與唱和歌詩與裴延齡韋渠牟等出入禁中略備顧問德宗載誕日皇太子獻佛像德宗命執誼為畫像贊上令太子賜執誼縑帛以酬之執誼至東宮謝太子卒然無以藉言太子因曰學士知王叔文

乎彼偉才也執誼曰是與叔文交甚密俄丁母憂服闋起為南宮即德宗時召入禁中初貞元十九年補闕張正一因上書言事得召見王仲舒韋成季劉伯芻裴蒞常仲孺呂洞等以嘗同官相善以正一得召見偕往賀之或告執誼曰正一等上疏論君與王叔文朋黨事執誼信然之因召對奏曰韋成季等朋聚覬望德宗令金吾伺之得其相過從飲食數度於是盡逐成季等六七人當時莫測其由及順宗即位久疾不任朝政王叔文

用事乃用執誼為宰相乃自朝議郎吏部郎中騎都尉
賜緋魚袋授尚書左丞同平章事仍賜金紫叔文欲專
國政故令執誼為宰相於外已自專於內執誼既為叔
文引用不敢負情然迫於公議時時立異密令人謝叔
文曰不敢負約為異欲共成國家之事故也叔文詬怒
遂成仇怨執誼既因之得位亦欲矛盾掩其迹及憲宗
受內禪王伾王叔文徒黨並逐尚以執誼是宰相杜黃
裳之壻故數月後貶崖州司戶初執誼自早官常忌諱

不欲人言嶺南州縣名為郎官時嘗與同舍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州執誼遽命去之閉目不視及拜相還所坐堂見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為不祥甚惡之不敢出口及坐叔文之貶果往崖州卒於貶所

王叔文者越州山陰人也以碁待詔粗知書好言理道德宗令直東宮太子嘗與侍讀論政道因言宮市之弊太子曰寡人見上當極言之諸生稱贊其美叔文獨無

言罷坐太子謂叔文曰向論宮市君獨無言何也叔文曰皇太子之事上也視膳問安之外不合輒預外事陛下在位歲久如小人離間謂殿下收取人情則安能自解太子謝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由是重之宮中之事倚之裁決每對太子言則曰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當代知名之士而欲僥倖速進者與韋執誼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晷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十數人定為死交而凌準程异又因其黨以進藩

鎮侯伯亦有陰行賂遺請交者德宗崩已宣遺詔時上寢疾久不復闕庶政深居施簾帷閤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百官上議自帷中可其奏王伾常諭上屬意叔文宮中諸黃門稍稍知之其日召自右銀臺門居于翰林為學士叔文與吏部郎中韋執誼相善請用為宰相叔文曰王伾伾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轉相結構事下翰林叔文定可否宣于中書俾執誼承奏於外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陳諫凌準韓晁唱和曰管曰葛

曰伊曰周凡其黨憫然自得謂天下無人叔文賦時每
言錢穀為國大本將可以盈縮兵賦可操柄市士叔文
初入翰林自蘇州司功為起居郎俄兼充度支鹽鐵副
使以杜佑領使其實成於叔文數月轉尚書戶部侍郎
領使學士如故內官俱文珍惡其弄權乃削去學士之
職制出叔文大駭謂人曰叔文須時至此商量公事若
不帶此職無由入內王伾為之論請乃許三五日一入
翰林竟削內職叔文始入內庭陰搆密命機形不見因

騰口善惡進退之人未窺其本信為奇才及司兩使利
柄齒于外朝愚智同曰城狐山鬼必夜號窟居以禍福
人亦神而畏之一旦畫出路馳魚能必矣叔文在省署
不復舉其職事引其黨與竊語謀奪內官兵柄乃以故
將范希朝統京西北諸鎮行營兵馬使韓泰副之初中
人尚未悟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
中人始悟兵柄為叔文所奪中尉乃止諸鎮無以兵馬
入希朝韓泰已至奉天諸將不至乃還無幾叔文母死

前一日叔文置酒饌於翰林院宴諸學士及內官李忠
言俱文珍劉光奇等中飲叔文白諸人曰叔文母疾病
比來盡心戮力為國家事不避好惡難易者欲以報聖
人之重知也若一去此職百謗斯至誰肯助叔文一言
者望諸君開懷見察又曰羊士諤非毀叔文欲杖殺之
而韋執誼懦而不遂叔文平生不識劉闢乃以韋臯意
求領三川闢排門相干欲執叔文手豈非凶人耶叔文
已令掃本場將斬之韋執誼苦執不可每念失此兩賊

令人不快又自陳判度支已來興利除害以為已功俱
文珍隨語折之叔文無以對叔文未欲立皇太子順宗
既久疾未平羣臣中外請立太子既而詔下立廣陵王
為太子天下皆悅叔文獨有憂色而不敢言其事但吟
杜甫題諸葛亮祠堂詩末句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
英雄淚滿襟因歔歔泣下人皆竊笑之皇太子監國貶
為渝州司戶明年誅之王伾杭州人始為翰林侍書待
詔累遷至正議大夫殿中丞皇太子侍書順宗即位遷

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任闔茸不如叔文唯招賄
賂無大志貌寢陋吳語素為太子之所褻狎而叔文頗
任氣自許粗知書好言事順宗稍敬之不得如任出入
無間叔文入止翰林而任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
容等然各有所主任主往來傳授王叔文主決斷韋執
誼為文誥劉禹錫陳諫韓暹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
謀議唱和採聽外事而任與叔文及諸朋黨之門車馬
填湊而任門尤盛珍玩賂遺歲時不絕室中為無門大

櫃唯開一竅足以受物以藏金寶其妻或寢臥於上與叔文同貶開州司馬王叔文最所重者李景儉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居喪於東都呂溫使吐蕃留半歲叔文敗方歸陸質為皇太子侍讀尋卒伍叔文既逐詔貶其黨韓晔饒州司馬韓泰虔州司馬陳諫台州司馬柳宗元永州司馬劉禹錫朗州司馬凌準連州司馬程异郴州司馬韋執誼崖州司馬韓晔宰相滉之族子有俊才依附韋執誼累遷尚書司封郎中叔文敗貶池州刺史

尋改饒州司馬量移汀州刺史又轉永州卒陳諫至叔
文敗已出為河中少尹自台州司馬量移封州刺史轉
通州卒凌準貞元二十年自浙東觀察判官侍御史召
入王叔文與準有舊引用為翰林學士轉員外郎坐叔
文貶連州準有史學尚古文撰邠志二卷韓泰貞元中
累遷至戶部郎中王叔文用為范希朝神策行營節度
行軍司馬泰最有籌畫能決陰事深為侄叔文之所重
坐貶自虔州司馬量移漳州刺史遷郴州柳宗元劉禹

錫自有傳

程昇京兆長安人嘗侍父疾鄉里以孝悌稱明經及第
釋褐揚州海陵主簿登開元禮科授華州鄭縣尉精於
吏職剖判無滯杜確刺同州帥河中皆從為賓佐貞元
末擢授監察御史遷虞部員外郎充鹽鐵轉運楊子院
留後時王叔文用事由遷放利者皆附之昇亦被引用
叔文敗坐貶岳州刺史改郴州司馬元和初鹽鐵使李
巽薦昇曉達錢穀請棄瑕錄用擢為侍御史復為揚子

留後累檢校兵部郎中淮南等五道兩稅使异自悔前
非厲已竭節江淮錢穀之弊多所鏟革入為太府少卿
太卿轉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充鹽鐵轉運副使時淮西
用兵國用不足异使江表以調征賦且諷有土者以饒
羨入貢至則不剝下不浚財經費以贏人頗便之由是
專領鹽鐵轉運使兼御史大夫三年九月轉工部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使如故議者以异起錢穀吏一
旦位冠百寮人情大為不可异自知叨據以謙遜自牧

月餘日不敢知印秉筆昇知西北邊軍政不理建議置
巡邊使上問誰可使者昇請自行議未決無疾而卒元
和十四年四月也贈左僕射謚曰恭昇性廉約歿官第
家無餘財人士多之

皇甫鏞安定朝那人祖鄰幾汝州刺史父愉常州刺史
鏞貞元初登進士第登賢良文學制科授監察御史丁
母憂免喪坐居喪時薄游除詹事府司直轉吏部員外
郎判南曹凡三年頗鈐制奸吏改吏部郎中三遷司農

卿兼御史中丞賜金紫判度支俄拜戶部侍郎時方討
淮西切於饋運鑄勾剝嚴急儲供辦集益承寵遇加兼
御史大夫十三年與鹽鐵使程异同日以本官同平章
事領使如故鑄雖有吏才素無公望特以聚斂媚上刻
削希恩詔書既下物情駭異至於賈販無識亦相嗤誚
宰相崔羣裴度以物議上聞憲宗怒而不聽度上疏乞
罷知政事因論之曰臣日昨於延英陳乞伏奉聖旨未
遂愚衷竊以上古明王聖帝致理興化雖由元首亦在

股肱所以述堯舜之道則言稷契皋夔紀太宗玄宗之德則言房杜姚宋自古至今未有不任輔弼而能獨理天下者況今天下異於十年已前方驅駕文武廓清寇亂建昇平之業十已得八九然華夏安否繫於朝廷朝廷輕重在於宰相如臣駑鈍夙夜戰兢常以為上有聖君下無賢臣不能增日月之明廣天地之德遂使每事皆勞聖心所以平賊安人費力如此實由臣輩不稱所職方期陛下博採物議旁求人望致之輔弼責之化成

而乃忽取微人列於重地始則殿庭班列相與驚駭次則街衢市肆相與笑呼伏計遠近流聞與京師無異何者天子如堂宰臣如陛陛高則堂高陛卑則堂不得高矣宰臣失人則天子不得尊矣伏以陛下獻哲文明唯天所授凡所閱視洞達無遺所以比來選任宰相縱道不周物才不濟時公望所歸皆有可取況皇甫鎛自掌財賦唯事割剝以苛為察以刻為明自京北京西城鎮及百司并遠近州府應是仰給度支之處無不苦口切

齒願食其肉猶賴臣等每加勸誠或為奏論庶事之中
抑令通濟比者淮西諸軍糧料所破五成錢其實只與
一成兩成士卒怨怒皆欲離叛臣到行營方且慰喻直
其遷延不進供軍漸難俱能前行必有優賞以此約定
然後切勒供軍官且支九月一日兩成已上錢俱容努
力方將小安不然必有潰散今舊兵悉向淄青討伐忽
聞此人入相則必相與驚憂以為更有前時之事則無
告訴之憂雖侵刻不少然漏落亦多所以罷兵之後經

費錢數一千三十萬貫此事猶可直以性惟狡詐言不
誠實朝三暮四天下共知惟能上惑聖聰足見奸邪之
極程异雖人品凡俗然心事和平處之煩劇或亦得力
但昇之相位便在公卿之上實亦非宜如皇甫鎛天下
之人怨入骨髓陛下今日收為股肱列在台鼎切恐不
可伏惟圖之儻陛下納臣懇款速賜移易以副天下之
望則天下幸甚伏聞李修疾病亦求入來如浙西觀察
使且與亦得臣知一言出口必犯天威但使言行甘心

獲戾今者臣若不退天下之人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未許言又不聽如火燒心若箭攢體臣自無足惜惜陛下今日事勢何者淮西溫定河北咸寧承宗斂手削地程權束身赴闕韓弘輿疾討賊此豈京師氣力能制其命祇是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今既開中興再造區夏陛下何忍却自破除使億萬之衆離心四方諸侯解體凡百君子皆欲慟哭況陛下任臣之意豈比常人臣事陛下之心敢同衆士所以昧死重封以聞如不足觀臣當

引領受責陛下引一市肆商徒與臣同列在臣亦有何損陛下實有所傷不勝憤懣惶恐之至時憲宗以世道漸平欲肆意娛樂池臺館宇稍增崇飾而异鐫探知上旨數貢羨餘以脩經筵故帝獨排物議相之見裴度疏以為朋黨竟不省覽鐫知公議不可益以巧媚自固奏減内外官俸錢以贍國用勅下給事中崔祐封還詔書其事方罷時內出積年庫物付度支估價例皆陳朽鐫盡以善價買之以給邊軍羅縠繒綵觸風斷裂隨手散

壞軍士怨怒皆聚而焚之裴度奏事因言邊軍焚賜之意
縛因引其足奏曰此靴乃內庫出者臣以俸錢二千
買之堅韌可以久服所言不可用皆詐也帝以為然由
是縛益無忌憚裴度有用兵伐叛之功縛心嫉之與宰相
李逢吉令狐楚合勢擠度出鎮太原崔羣有公望為
搢紳所重屢言時政之弊縛惡之因議憲宗尊號乃奏
曰昨羣臣議上徽號崔羣於陛下惜孝德兩字憲宗怒
黜羣為湖南觀察使又與金吾將軍李道古叶為奸謀

薦引方士柳泌僧大通言可致長生中尉吐突承璀恩寵莫二鑄厚賂結其歡心故及相位穆宗在東宮備聞鑄之奸邪及居諒闇聽政之日詔皇甫鑄罷本凡近性惟險狹行靡所顧文無可觀雖早踐朝倫而素非公望自掌邦計屬當軍興以剝下為徇公既鼓衆怒以矯迹為孤立用塞人言洎塵台司益蠹時政不知經國之大體不慮安邊之遠圖三軍多凍餒之憂百姓深凋瘵之弊事皆罔蔽言悉虛誣遠近咸知朝野同怨而又恣求

方士上惑先朝潛通奸人罪在難捨合加竄殛以正刑
章俾黜遐荒尚存寬典又詔曰山人柳泌輒懷左道上
惑先朝固求牧人貴欲疑衆自知虛誕仍便奔逃僧大
通鑒方不精藥術皆妄既誕禍疊俱是奸邪邦國固有
常刑人神所宜共棄宜付京兆府決重杖一頓處死柳
泌本曰楊仁力少習鑿術言多誕妄李道古奸回巧宦
與泌密謀求進言之於皇甫鎛因徵入禁中自云能致
靈藥言天台山多靈草羣仙所會臣嘗知之而力不能

致願為天台長吏因以求之起徒步為台州刺史仍賜金紫諫官論奏曰列聖亦有好方士者亦與官號未嘗令賦政臨民憲宗曰煩一郡之力而致神仙長年臣子於君父何愛焉由是莫敢有言者裴潏以極言被黜泌到天台驅役吏民於山谷間聲言採藥鞭笞躁急歲餘一無所得懼詐發獲罪舉家入山谷浙東觀察使追捕送於京師縛與李道古懇保證之必能可致靈藥乃待詔翰林院憲宗服泌藥日益煩躁喜怒不常內官懼非

罪見戮遂為弑逆大通自云壽一百五十載久得藥力
又有田佐元者鳳翔號人自言有奇術能變瓦礫為金
白衣授號縣令初柳泌繫京兆府獄吏叱之曰何苦作
此虛矯泌曰吾本無此心是李道古教我且云壽四百
歲府吏防虞周密恐其隱化及解衣就誅一無變異但
炙灼之癍痕浹身而已鏹卒於貶所鏹弟鏹端士也亦
進士擢第累歷宣歙鳳翔使府從事入為殿中侍御史
轉比部員外郎河南縣令都官郎中河南少尹時鏹為

宰相領度支恩寵殊異鑄惡其太甚每兄弟讌語即極言之鑄頗不悅乃求為分司除右庶子及鑄獲罪朝廷素知鑄有先見之明不之罪徵為國子祭酒改太子賓客秘書監開成初除太子少保分司卒年四十九鑄能文尤工詩什樂道自怡不屑世務當時名士皆與之交有集十八卷著性言十四篇

史臣曰奸邪害正自古有之而矯誕無忌妬賢傷善未有如延齡皇甫之甚也臣每讀陸丞相論延齡疏未嘗

不泣下霑衿其守正効忠為宗社大計非端士益友安
能感激犯難如此異哉德宗之為人主也忠良不用讒
慝是宗乃至身播國屯幾將覆滅尚獨保延齡之是不
悟盧杞之非悲夫執誼叔文乘時多僻而欲幹運六合
斟酌萬幾劉柳諸生逐臭市利何狂妄之甚也章武雄
材睿斷翦削厲階洎逐羣度而相异鑄蓋季年之妖惑
也夫何言哉

贊曰貞元之風好佞惡忠齡鑄害善為國蠹蟲裴陸獻

替嫉惡如風天聽匪謐吾道斯窮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五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五考證

盧杞傳貶郢為驩州刺史○新書作費州舊書本紀亦作費州

驗其私簿投狀自其有私簿投狀其有隱錢百沒入二千○臣酉按自其有私簿投狀其八字當是衍文

裴延齡傳請于左藏庫中分置別庫欠負耗贖等庫及季庫月給納諸色錢物○臣酉按新書以天下宿負八百萬緡為負庫抽貫三百萬緡為贖庫樣物三十

萬緡為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為月庫舊書欠負
耗贖季庫俱與新書合獨無月庫給字當是庫字之
訛今改正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六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八十六

竇參

從子中附

齊映

劉滋

從兄贊附

盧邁

崔損

齊抗

竇參字時中工部尚書誕之玄孫父審言聞喜尉以參
貴贈吏部尚書參習法令通政術性矜嚴強直而果斷

少以門蔭累官至萬年尉時同僚有直官曹者將夕聞親疾請參代之會獄囚亡走京兆尹按直簿將奏參遽請曰彼以不及狀謁參實代之宜當罪坐貶江夏尉人多義之累遷奉先尉縣人曹芬名隸北軍芬素兇暴因醉毆其女弟其父救之不得遂投井死參捕理芬兄弟當死衆官皆請俟免喪參曰子因父生父由于死若以喪延罪是殺父不坐也皆正其罪而杖殺之一縣畏伏轉大理司直按獄江淮次揚州節度使陳少游驕蹇不

郊迎令軍吏傳問參正辭讓之少游悔懼促請參參不
俟濟江還奏合旨時婺州刺史鄧珽坐贓八千貫珽與
執政有舊以會赦欲免贓詔百寮於尚書省雜議多希
執政意參獨堅執正之於法竟徵贓明年除監察御史
奉使按湖南判官馬彛獄時彛舉屬令贓罪至千貫為
得罪者之子因權幸誣奏彛參竟白彛無罪彛實能吏
後累佐曹王臯以正直強幹聞參轉殿中侍御史改金
部員外郎刑部郎中侍御史知雜事無幾遷御史中丞

不避權貴理獄以嚴稱數蒙召見論天下事又與執政多異同上深器之或參決大政時宰頗忌之多所排抑亦無以傷參然多率情壞法初定百官俸料以嘗為司直黨其官故給俸多於本寺丞又定百官班秩初令太常少卿在左右庶子之上又惡詹事李昇遂移詹事班退居諸府尹之下甚為有識所嗤尋兼戶部侍郎時京師人家豕生兩首四足有司欲奏參曰此為豕禍安可上聞命棄之是時郊牛生犢有六足者太僕卿周皓白

宰相請奏李泌亦戲荅以遣之故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子正儀請襲封參大署尚書省門曰陳少游位兼將相之崇節變艱危之際君上含垢未能發明愚子何心輒求傳襲正儀懼不敢求封而去時神策將軍孟華有戰功為大將軍所誣奏稱華謀反有右龍武將軍李建玉前陷吐蕃久之自拔為部曲誣告潛通吐蕃皆當死無以自白參悉理出之由是人皆屬望明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領度支鹽鐵轉運使每宰相間日於延英召

對諸相皆出參必居後久之以度支為辭實專大政參無學術但多引用親黨使居要職以為耳目四方藩帥皆畏懼之李納既憚參饋遺畢至外示敬參實陰間之上所親信多非毀參實中又與吳通玄通犯事覺參任情好惡恃權貪利不知紀極終以此敗貶參郴州別駕貞元八年四月也參至郴州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遺參絹五千匹湖南觀察使李巽與參有隙遂具以聞又中使逢士寧使於路亦奏其事德宗大怒欲殺參宰相陸

贄曰竇參與臣無分因事報怨人之常情然臣參宰衡
合存公體以參罪犯置之於死恐用刑太過於是且止
尋又遣中使謂贄等曰卿等所奏於大體雖好然此人
交結中外其意難測朕尋情狀其事灼然又竇參在彼
與諸戎帥交通社稷事重卿等速進文書處分贄奏曰
臣面承德音幸奉密旨皆以社稷為言又知根尋已審
敢不上同憂憤內絕狐疑豈願遲迴更貽念慮但以參
常經重任斯謂大臣進退之間猶宜有禮誅戮之際不

可無名劉晏久掌貨財當時亦招怨讟及加罪責事不分明叛者既得以為辭衆人亦為之懷愍用刑曖昧損累不輕事例未遙所宜重慎竇參頃司鈞軸頗怙恩私貪受貨財引縱親黨此則朝廷同議天下共傳至於潛懷異圖將起大惡迹既未露人皆莫知臣等親奉天顏議加刑辟但聞兇險之意尚昧結構之由況在衆流何由備悉忽行峻罰必謂冤誣羣情震驚事亦非細若不付外推鞠則恐難定罪名乞留審聽更少詳度竇參於

臣素亦無分陛下固已明知有何顧懷輒欲營救良以
事關國體義絕私嫌所冀典刑不濫於清時君道免虧
於聖德乃再貶為驩州司馬男景伯配泉州女尼真如
隸郴州其財物婢妾傳送京師參特為左右中官深怒
謗沮不已未至驩州賜死於邕州武經鎮時年六十竇
申者參之族子累遷至京兆少尹轉給事中參特愛之
每議除授多訪於申申或泄之以招權受賂申所至人
目之為喜鵲德宗頗聞其事數誡參曰卿他日必為申

所累不如出之以掩物議參曰臣無彊子姪申雖疎屬臣素親之不忍遠出請保無他犯帝曰卿雖自保如衆人何參固如前對申亦不悛兵部侍郎陸贄與參有隙吳通微弟兄與贄同在翰林俱承德宗顧遇亦爭寵不協金吾大將軍嗣虢王則之與申及通微通玄善遂相與傾贄考貢舉言贄考貢不實吳通玄取宗室女為外婦德宗知其毀贄且令察視具得其奸狀乃貶則之為昭州司馬吳通玄為泉州司馬竇申為道州司馬不旬

日貶參郴州別駕即日以陸贄為宰相明年竇參再貶
驩州德宗謂陸贄曰竇申竇榮李則之首末同惡無所
不至又並細微不比竇參便宜商量處置所有親密並
發遣於遠惡處贄奏曰竇參罪犯誠合誅夷聖德含弘
務全事體特寬嚴憲俯貸餘生始終之恩實足感於庶
品仁煦之惠不獨幸於斯人所議貶官謹具別狀其竇
申竇榮李則之等既皆同惡固亦難容然以得罪相因
法有首從首當居重從合從輕參既蒙恩矜全申等亦

宜減降又於黨與之內亦有淑慝之殊稍示區分足彰
沮勸竇榮與參雖非近屬亦甚相親然於款密之中都
無邪僻之事仍聞激憤屢有直言因此漸搆猜嫌晚年
頗見疎忌若論今者陰事則尚未究端由如據比來所
行應不至兇險恐須差異以表詳明臣等商量竇榮更
貶遠官竇申則之並除名配流庶允從輕之典以洽好
生之恩夫趨勢附權時俗常態苟無高節出衆何能特
立不羣竇參久塵鈞衡特承寵渥君之所任孰敢不從

或游於門庭或序以中表或偏被接引或驟與薦延如此之徒十常八九若聽流議皆謂黨私自非甚與交親安可悉從貶累況竇參罷黜殆欲周星應是私黨近親當時並已連坐人心久定不可復搖臣等商量除與竇參陰謀邪事外一切不問詔從之由是申等得配流嶺南既賜參死乃杖殺申諸竇皆貶榮得免死

齊映瀛州高陽人父圮試太常少卿兼檢校工部郎中映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授河南府參軍滑臺節度使

令狐彰辟為掌書記累授監察御史彰疾甚映草遺表
因與謀後事映說彰令上表請代令子建歸京師彰皆
從之因妻以女彰卒後兵亂映脫身歸東都河陽三城
使馬燧辟為判官奏殿中侍御史建中初盧杞為宰相
薦之遷刑部員外郎會張鎰出鎮鳳翔奏為判官映口
辯頗更軍事數以論奏合旨尋轉行軍司馬兼御史中
丞德宗在奉天鳳翔逼於賊泚鎰懦緩不曉兵家事部
將有李楚琳者慄悍兇暴軍中畏之乘間將謀亂先數

日映與同列齊抗覺其謀乃言於鎰請早圖之鎰不從
映言乃示其寬大召楚琳語之曰欲令公使於外楚琳
恐是夜作亂乃殺鎰以應泚軍中多為映指道故得免
因赴奉天行在除御史中丞興元初從幸梁州每過險
映常執轡會御馬遽駭奔跳頗甚帝懼傷映令捨轡映
堅執久之乃止帝問其故曰馬奔蹶不過傷臣如捨之
或犯清塵雖臣萬死何以塞責上嘉獎無已在梁州拜
給事中映白晳長大言音高朗上自山南還京常令映

侍左右或令前馬至城邑州鎮俾映宣詔令帝益親信之其年冬轉中書舍人貞元二年以本官與左散騎常侍劉滋給事中崔造同拜平章事滋以端默雅重寡言映謙和美言悅下無所是非政事多決於造無幾造疾病映當國政乘間亦敢言事時吐蕃數入寇人情搖動且言帝欲行幸避狄映奏曰戎狄亂華臣之罪也今人情恟懼謂陛下理裝具糗糧臣聞大福不再奈何不與臣等熟計之因俯伏流涕上亦為之感動時給事中袁

高忤旨映連請為左丞御史大夫映於東都舉進士及
宏詞時張延賞為河南尹東都留守厚映及映為相延
賞罷相為左僕射數畫時事令映行之及為所親求官
映多不應延賞怒言映非宰相罷三年正月貶映夔州
刺史又轉衡州七年授御史中丞桂管觀察使又改洪
州刺史江西觀察使映常以頃為相輔無大過而罷冀
其復入用乃掊斂貢奉及大為金銀器以希旨先是銀
餅高者五尺餘李魚為江西觀察使乃進六尺者至是

因帝誕日端午映為餅高八尺者以獻貞元十一年七月卒時年四十八贈禮部尚書

劉滋字公茂左散騎常侍子玄之孫父貺開元初為左拾遺父子仍代為史官貺依劉向說苑撰續說苑一十卷以獻玄宗嘉之滋少以門蔭調授太子正字歷漣水令吏部侍郎楊綰薦滋堪為諫官拜左補闕改太常卿復為左補闕辭官侍親還東都河南尹李廙署奏功曹參軍無幾丁母喪服除遷屯田員外郎轉司勳員外郎

判南曹勤於吏職孜孜奉法遷司勳郎中累拜給事中
從幸奉天轉太常少卿掌禮儀興元元年改吏部侍郎
往洪州知選事時京師寇盜之後天下蝗旱穀價翔貴
選人不能赴調乃命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時稱
舉職貞元三年遷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
相位無所啟奏但多謙退廉謹畏慎而已三年正月守
本官罷知政事四年復為吏部侍郎六年遷吏部尚書
竇參以宰相為吏部尚書換刑部尚書無何御史臺劾

奏滋前在吏部選人渝濫詔奪金紫階滋有經學善持
論性廉潔刻苦疾惡掌選多所發擢更代詐僞者尤畏
之十年十月卒時年六十六贈陝州大都督滋從兄贊
大歷中左散騎常侍彙之子少以資蔭補吏累授鄠縣
丞宰相杜鴻漸自劔南還朝途出於鄠贊儲供精辦鴻
漸判官楊炎以贊名儒之子薦之累授侍御史浙江觀
察判官楊炎作相擢為歙州刺史以勤幹聞有老婦人
拊拾榛蕪間猛獸將噬之幼女號呼搏獸而救之母于

俱免宣歙觀察使韓滉表其異行加金紫之服再遷常
州刺史韓滉入相分舊所統為三道以贊為宣州刺史
兼御史中丞宣歙池都團練觀察使贊在宣州十餘年
贊祖子玄開元朝一代名儒父彙博涉經史唯贊不知
書但以強猛立威官吏畏之重足一迹宣為天下沃饒
贊久為廉察厚斂殖貨務貢奉以希恩子弟皆虧庭訓
雖童年稚齒便能侮易驕人人士鄙之貞元十二年卒
時年七十贈吏部尚書

盧邁字子玄范陽人少以孝友謹厚稱深為叔舅崔祐甫所親重兩經及第歷太子正字藍田尉以書判拔萃授河南主簿充集賢校理朝臣薦其文行遷右補闕侍御史刑部吏部員外郎邁以叔父兄弟姊妹悉在江介屬蝗蟲歲饑懇求江南上佐由是授滁州刺史入為司門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累上表言時政得失轉給事中屬校定考課邁固讓以授官日近未有政績不敢當上考時人重之遷尚書右丞將作監元亘當攝太尉享昭

德皇后廟以私忌日不受誓誠為御史劾奏詔尚書省
與禮官法官集議邁奏狀曰臣按禮記大夫士將祭於
公既視濯而父母死猶奉祭又按唐禮散齋有大功之
喪致齋有周親喪齋中疾病即還家不奉祭事皆無忌
日不受誓誠之文雖假寧令忌日給假一日春秋之義
不以家事辭王事今直以假寧常式而違攝祭新命酌
其輕重誓誠則祀事之嚴校其禮式忌日乃尋常之制
詳求典據事緣薦獻不宜以忌日為辭由是亘坐罰俸

邁九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歲餘遷中書侍郎
時大政決在陸贄趙憬邁謹身中立守文奉法而已而
友愛恭儉邁從父弟迥為劍南西川判官卒於成都歸
葬於洛陽路由京師邁奏請至城東哭於其柩許之近
代宰臣多自以為崇重三服之親或不過從而弔臨而
邁獨振薄俗請臨弟喪士君子是之十二年九月邁於
政事堂中風肩輿而歸上表請罷官不許詔宰臣就第
問疾自是凡五十表堅乞骸骨詔曰卿操履貞方器識

淹茂自居台輔益見忠清方藉謀猷遽嬰疾疹歲月滋久章表屢聞陳請再三撓謙難奪且備養賢之禮宜遂優閑之秩告免之誠雖為懇至俯從來奏良用憮然乃除太子賓客貞元十四年卒時年六十贈太子太傅賻以布帛邁再娶無子以從父弟子紀為嗣

崔損字至無博陵人高祖行功已後名位卑替損大歷末進士擢第登博學宏詞科授秘書省校書郎再授咸陽尉外舅王翊為京兆尹改大理評事累遷兵部郎中

貞元十一年遷右諫議大夫會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憬
卒中書侍郎平章事盧邁風病請告戶部尚書裴延齡
素與損善乃薦之于德宗十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與給事中趙宗儒同日知政事並賜金紫初二
相有故旬日中外顚望名德損比無聲實及制下之日
中外失望性齷齪謹慎每延英論事未嘗有言十四年
秋轉門下侍郎平章事是歲以昭陵舊宮為野火所焚
所司請修奉昭陵舊宮在山上置來歲久曾經野火燒

藝摧毀略盡其宮尋移在瑤臺寺左側今屬通年欲議
修置緣供水稍遠百姓勞弊今欲於見住行宮處修創
冀久遠便人又為移改舊制恐禮意未周宜令宰臣百
寮集議議者多云舊宮既焚宜移就山下上意不欲遷
移只於山上重造命損為八陵修奉使於是獻昭乾定
泰五陵造屋五百七十間橋陵一百四十間元陵三十
間唯建陵仍舊但修葺而已所緣陵寢中牀蓐帷幄一
事以上帝親自閱視然後授損送於陵所損以久疾在

家賜絹二百匹以為鑿藥南北兩省清要損皆歷踐之
在位無稱於人者身居宰相母野殯不言展墓不議遷
祔姊為尼沒於近寺終喪不臨士君子罪之加以過為
恭遜接見便僻不止於容身而已自建中以後宰相罕
有久在位者數歲罪黜損用此中上意竊大任者八年
上亦知物議鄙其持祿取容然憐而厚之貞元十九年
卒贈太子太傅賻布帛五百端米粟四百石

齊抗字遐舉天寶中平陽太守澣之孫父翱一命卑官

卒以抗貴累贈國子祭酒抗少隱會稽剡中讀書為文
長於牋奏大歷中壽州刺史張鎰辟為判官明閑吏事
敏於文學鎰甚重之建中初鎰為江西觀察使抗亦隨
在幕府三年鎰自中書侍郎平章事出鎮鳳翔奏抗為
監察御史仍為賓佐幕中籌畫多出於抗德宗在奉天
鎰為李楚琳所害抗奔赴行在拜侍御史旬日改戶部
員外郎宰相蕭復為江淮宣慰使以抗為判官德宗還
京大盜之後天下旱蝗國用盡竭鹽鐵轉運使元琇以

抗有才用奏授倉部郎中條理江淮鹽務貞元初為水陸運副使督江淮漕運以給京師遷諫議大夫歷處州刺史轉潭州刺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入為給事中又為河南尹歷秘書監太常卿代鄭餘慶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先時每年吏部選人試判別奏官考覆第其上下既考中書門下復奏擇官覆定寢以為例抗乃奏曰吏部尚書侍郎已是朝廷精選不宜別差考官重覆其年他官考判訖俾吏部侍郎自覆一歲遂除

考判官蓋抗所論奏也故事禮部侍郎掌貢舉其親故
即試於考功謂之別頭舉人抗亦奏罷之尋奏省諸州
府別駕田曹司田官及判司之數曹者復省中書省驅
使官及諸胥吏尋加修國史抗雖讀書無遠智大略凡
為官必求至精末乃滋彰物論薄其隘刻遇疾上表請
罷改太子賓客竟不任朝謝貞元二十年卒時年六十
五贈戶部尚書又賜其家絹二百匹

史臣曰竇叅朋黨不顧君上之誠斯為悖矣齊映曲貢

希用甚謬而愛君莅事往往有長者之言滋邁家行修
謹臨事可稱器雖齷齪無廢為君子矣而損抗之比夫
何足云遽汙台槐蓋時主之容易耳

贊曰物之同器貴於私通竇阿齊佞偏諛斯同滋邁之
行可以飭躬康濟蒸民胡為厥中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六考證

竇參傳縣人曹芬素凶暴因醉毆其女弟族人救之不
得遂投井死參捕理芬兄弟當死衆官皆請俟免喪
參曰子因父生父由子死若以喪延罪是殺父不坐
也○新書父救不止恚赴井死臣酉按下文衆官請
免喪者即免父喪也參曰父由子死者謂其父以子
毆妹而恚赴井死也族人二字是其父二字之訛今

改正

劉滋傳貺從兄贊○

臣酉

按滋乃子元之孫貺與彙皆

子元子貺子滋彙子贊贊乃滋之從兄也貺字當是

滋字之訛今改正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七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八十七

徐浩 趙涓 子博宣 劉太真 李紆

邵說 于邵 崔元翰 于公異

呂渭 子溫恭
儉讓 鄭雲逵 李益 李賀

徐浩字季海越州人父嶠官至洛州刺史浩少舉明經

工草隸以文學為張說所器重調授魯山主簿說薦為麗正殿校理三遷右拾遺仍為校理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奏在幕府改監察御史丁父憂服除授京兆司錄以母憂去職數年調授河南司錄歷河陽令以善政稱拜太子司議郎遷金部員外郎歷憲部郎中安祿山反出為襄陽太守本郡防禦使賜以金紫之服肅宗即位召拜中書舍人時天下事殷詔令多出於浩浩屬詞贍給又工楷隸肅宗悅其能加兼尚書右丞玄宗傳位誥冊

皆浩為之參兩宮文翰寵遇罕與為比除國子祭酒坐
事貶廬州長史代宗徵拜中書舍人集賢殿學士尋遷
工部侍郎嶺南節度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又為吏部侍
郎集賢殿學士坐以妾弟冒選託侍郎薛邕注授京尉
為御史大夫李栖筠所彈坐貶明州別駕德宗即位徵
拜彭王傳建中三年以疾卒年八十贈太子少師初浩
以文雅稱及授廣州典選部多積貨財又嬖其妾侯莫
陳氏頗干政事為時論所貶

趙涓冀州人也幼有文學天寶初舉進士補郾城尉累授監察御史右司員外郎河南副元帥王縉奏充判官授檢校兵部郎中兼侍御史遷給事中太常少卿出為衢州刺史永泰初涓為監察御史時禁中失火燒屋室數十間火發處與東宮稍近代宗深疑之涓為巡使俾令即訊涓周歷孺園按據迹狀乃上直中官遺火所致也推鞠明審頗盡事情既奏代宗稱賞焉德宗時在東宮常感涓之究理詳細及刺衢州年考既深又與觀察

使韓滉不相得滉奏免涓官德宗見其名謂宰臣曰豈
非永泰初御史趙涓乎對曰然即拜尚書左丞無何知
吏部選扈從梁州興元元年卒贈戶部尚書子博宣登
進士第文章俊拔性率多酒陳許節度使曲環辟為從
事賓筵之間多所忽略環不能容朝廷方討淮蔡環誣
奏博宣受吳少誠賂為反間又妄說國家休咎扇惑軍
情時博宣權知舞陽縣事詔令環決杖四十流於康州
人皆以為枉先是侍御史盧南史坐事貶信州員外司

馬至郡準例得廳吏一人每月請紙筆錢前後五年計錢一千貫南史以官閑冗放吏歸納其紙筆錢六十餘千刺史姚驥劾奏南史以為賊又劾南史買鉛燒黃丹德宗遣監察御史鄭楚相刑部員外郎裴漣大理評事陳正儀充三司使同往按鞠將行並召於延英謂之曰卿等必須詳審無令漏罪銜冤三人將退裴漣獨留奏曰臣按姚驥奏狀稱南史取廳吏紙筆錢計贓六十餘貫雖於公法有違量事且非巨蠹上曰此事亦未為甚

未知燒鉛何如澼曰燒鉛為丹格令不禁準天寶十三載勅鉛銅錫不許私家買賣貨易盖防私鑄錢本亦不言燒鉛為丹南史違勅買鉛不得無罪伏以陛下自登寶位及天寶大歷以來未曾降三司使至江南今忽錄此小事令三司使往非唯損耗州縣亦恐遠處聞之各懷憂懼臣聞開元中張九齡為五嶺按察使有錄事參軍告齡非法朝廷止令大理評事往按大歷中鄂岳觀察使吳仲孺與轉運使判官劉長卿紛競仲孺奏長卿

犯贓二十萬貫時止差監察御史苗伍就推今姚驥所奏事狀無多臣堪任此行即請獨往恐不須三司並行為使德宗忻然曰卿言是矣乃復召楚相正儀與解俱坐謂之曰朕懵於理道處事未精適見裴解所奏深協事宜亦不用三人總去但行首一人行可也卿等便宣付宰臣改勅德宗不務大體以察為明皆此類也而博宣南史坐誣枉擯逐賴裴解悟主南史不至深罪後得召還

劉太真宣州人涉學善屬文少師事詞人蕭穎士天寶末舉進士大歷中為淮南節度使陳少遊掌書記徵拜起居郎累歷臺閣自中書舍人轉工部刑部二侍郎性怯懦詭隨及轉禮部侍郎掌貢舉宰執姻族方鎮子弟先收擢之又常叙少遊勲績擬之桓文大招物論貞元五年貶信州刺史到州尋卒太真尤長於詩句每出一篇人皆諷誦德宗文思俊拔每有御製即命朝臣畢和貞元四年九月賜宴曲江亭帝為詩序曰朕在位僅將

十載實賴忠賢左右克致小康是以擇三令節錫茲宴
賞俾大夫卿士得同歡洽也夫共其戚者同其休有其
初者貴其終咨爾羣寮頒朕不暇樂而能節職思其憂
咸若時則庶乎理矣因重陽之會聊示所懷早衣對廷
燎躬化勤意誠時此萬樞暇適與佳節并曲池繁寒流
芳菊舒金英乾坤與氣澄臺殿秋光清朝野慶年豐高
會多歡聲永懷無荒誠良士同斯情因詔曰卿等重陽
會宴朕想歡洽欣慰良多情發於中因製詩序今賜卿

等一本可中書門下簡定文詞士三五十人應制同用
清字明日内於延英門進來宰臣李泌等雖奉詔簡擇
難於取捨由是百寮皆和上自考其詩以太真及李紆
等四人為上等鮑防于邵等四人為次等張濛殷亮等
二十三人為下等而李晟馬燧李泌三宰相之詩不加
考第初朱泚懷光之亂關輔薦饑貞元三年以後仍歲
豐稔人始復生人之樂德宗詔曰比者卿士内外朝夕
公務今方隅無事蒸民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

月九日三節日宜任文武百寮擇勝地追賞每節宰相
常參官共賜錢五百貫文翰林學士一百貫文左右神
威神策等十軍各賜五百貫金吾英武威遠及諸衛將
軍共賜二百貫客省奏事共賜一百貫委度支每節前
五日支付永為常制

李紆字仲舒禮部侍郎希言之子少有文學天寶末拜
秘書省校書郎大歷初吏部侍郎李季卿薦為左補闕
累遷司封員外郎知制誥改中書舍人尋自虢州刺史

徵拜禮部侍郎德宗居奉天擇為同州刺史尋棄州詣
梁州行在拜兵部侍郎反正兼知選事李懷光誅河東
節度及諸軍會河中詔往宣勞節度使還敷奏合旨拜
禮部侍郎紓通達善詆諧好接後進厚自奉養鮮華輿
馬以放達蘊藉稱雖為大官而佚遊佐宴不嘗自忘嘗
議享武成王不當視文宣廟奏云準開元十九年敕置
齊太公廟以張良配太常卿及少卿丞充三獻官又按
開元禮祝文云皇帝遣某官昭告于齊太公漢留侯至

上元年敕追贈太公為武成王享祭之典一同文宣王
有司因差太尉充獻官兼御署祝板伏以太公即周之
太師張良即漢之少傅聖朝列於祀典已極褒崇今屈
禮於至尊施敬於臣佐理或過當神何敢歆伏以文宣
垂教百代宗師五常三綱非其訓不明有國有家非其
制不立故孟軻稱生人已來一人而已由是正素王之
位加先聖之名樂用宮縣獻差太尉尊師崇道雅合政
經且太公述作止於六韜勲業形於一代豈宜擬諸盛

德均其殊禮其祝文請不進署敢昭告請改為敬祭于
其昭告請改為致祭于留侯其獻官請準舊式差太常
卿以下充詔百寮進議文武官上言互有異同詔曰帝
德廣運乃武乃文文化武功皇王之二柄祀禮教敬國
章孔明自今宜上將軍以下充獻官餘依紆所奏紆又
奉詔為興元紀功述及郊廟樂章諸所論著甚衆卒于
官年六十二貞元八年贈禮部尚書

邵說相州安陽人舉進士為史思明判官歷事思明朝

義常掌兵事朝義之敗說降於軍前郭子儀愛其才留於幕下累授長安令秘書少監遷吏部侍郎太子詹事以才幹稱談者或以宰相許之金吾將軍裴徽謂諫議大夫柳載曰以鄙夫所度說得禍不久矣且說與史思明父子定君臣之分居劇官掌兵柄亡軀犯順前後百戰於賊庭掠民家子女以為婢僕者數十人剽盜寶貨不知紀極力屈然後降朝廷宥以不死獲齒班序無厚顏而又遑遑求財崇飾第宅附託貴倖以求大用不知

愧懼而有得色其能久乎建中三年嚴郢得罪說與郢厚善勸朱泚抗疏申其冤說為草其奏上知之貶說歸州刺史竟卒於貶所

于邵字相門其先家于代今為京兆萬年人曾祖筠戶部尚書邵天寶末進士登科書判超絕授崇文館校書郎累歷使府入為起居郎再遷比部郎中尚二十考第於吏部以當稱無何出為道州刺史未就道轉巴州時歲儉夷獠數千相聚山澤圍州掠衆邵勵州兵以拒之

旬有二日遣使說喻盜邀邵面降邵儒服出城盜羅拜而降圍解節度使李抱玉以聞起遷梓州以疾不至遷兵部郎中西川節度使崔寧請留為支度副使尋拜諫議大夫知制誥再遷禮部侍郎史館修撰為三司使以撰上尊號冊賜階三品當時大詔令皆出於邵頃之與御史中丞袁高給事中蔣鎮雜理左丞薛邕詔獄邵以為邕犯在赦前奏出之失旨貶桂州長史貞元初除原王傳後為太子賓客與宰相陸贄不睦八年出為杭州

刺史以疾請告坐貶衢州別駕移江州別駕卒年八十
一邵性孝悌內行修潔老而彌篤初樊澤常舉賢良方
正邵一見之於京師曰將相之材也不十五年澤為節
將崔元翰年近五十始舉進士邵異其文擢第甲科且
曰不十五年當掌詔令竟如其言獨孤授舉博學宏詞
吏部考為乙第在中書覆昇甲科人稱其當有集四十
卷

崔元翰者博陵人進士擢第登博學宏詞制科又應賢

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三舉皆昇甲第年已五十餘李沂
公鎮滑臺辟為從事後北平王馬燧在太原聞其名致
禮命之又為燧府掌書記入朝為太常博士禮部員外
郎竇參輔政用為知制誥詔令溫雅合於典謨然性太
剛褊簡傲不能取容於時每發言論畧無阿徇忤執政
旨故掌誥二年而官不遷竟罷知制誥守比部郎中元
翰苦心文章時年七十餘好學不倦既介獨耿直故少
交遊唯東一操伏膺翰墨其對策及奏記碑誌師法班

固蔡伯喈而致思精密為時所擯終于散位

于公異者吳人登進士第文章精拔為時所稱建中末為李晟招討府掌書記興元元年收京城公異為露布上行在云臣已肅清宮禁祇奉寢園鍾簏不移廟貌如故德宗覽之泣下不自勝左右為之嗚咽既而曰不知誰為之或對曰于公異之詞也上稱善久之公異初應進士時與舉人陸贄不協至是贄為翰林學士聞上稱與尤不悅時議者言之公異少時不為後母所容自遊

官成名不歸鄉里及貞元中陸贄為宰相奏公異無素
行黜之詔曰祠部員外郎于公異頃以才名昇於省闈
其少也為父母之所不容宜其引慝在躬孝行不匱匿
名跡於畎畝候安否於門閭俾其親之過不彰庶其誠
之至必感安於棄斥遊學遠方忘其溫清之戀竟至存
亡之隔為人子者忍至是乎宜放歸田里俾自循省其
舉公異官尚書左丞盧邁宜奪俸兩月時中書舍人高
郢薦監察御史元敦義及觀公異譴逐懼為所累乃上

疏首陳敦義虧於禮教詔嘉郢之知過俾敦義罷歸公
異竟名位不振軾軻而卒人士惜其才惡勢之褊急焉
呂渭字君載河中人父延之越州刺史浙江東道節度
使渭舉進士累授婺州永康令大理評事浙西觀察使
李涵辟為支使再遷殿中侍御史涵自御史大夫改太
子少傅渭上言涵父名少康今涵為少傅恐乖朝典由
是特授渭司門員外郎尋為御史臺劾奏涵再任少卿
此時都不言今為少傅疑以散慢廼為不可由是貶渭

歙州司馬改涵檢校工部尚書兼光祿卿渭累授舒州
刺史吏部員外駕部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母憂罷服
闋授太子右庶子禮部侍郎中書省有柳樹建中末枯
死興元元年車駕還京後其樹再榮人謂之瑞柳渭試
進士取瑞柳為賦題上聞而嘉之渭又結附裴延齡之
子操舉進士文詞非工渭擢之登第為正人嗤鄙因入
閤遺失請託文記遂出為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湖南
都團練觀察使在任三歲政甚煩碎貞元十六年卒年

六十六贈陝州大都督子溫恭儉讓溫字化光貞元末
登進士第與翰林學士韋執誼善順宗在東宮侍書王
叔文勸太子招納時之英俊以自輔溫與執誼尤為叔
文所睽起家再命拜左拾遺二十年冬副工部侍郎張
薦為入吐蕃使行至鳳翔轉侍御史賜緋袍牙笏明年
德宗晏駕順宗即位張薦卒於青海吐蕃以中國喪禍
留溫經年時王叔文用事故與溫同遊東宮者皆不次
任用溫在蕃中悲歎久之元和元年使還轉戶部員外

郎時柳宗元等九人坐叔文貶逐唯溫以奉使免溫天
才俊拔文彩瞻逸為時流柳宗元劉禹錫所稱然性多
險詐好奇近利與竇羣羊士諤趣尚相狎羣為韋夏卿
所薦自處士不數年至御史中丞李吉甫尤苛待之三
年吉甫為中官所惡將出鎮揚州溫欲乘其有間傾之
溫自司封員外郎轉刑部郎中竇羣請為知雜吉甫以
疾在第召鑿人陳登診視夜宿于安邑里第溫伺知之
詰旦令吏捕登鞠問之又奏劾吉甫交通術士憲宗異

之召登面訊其事皆虛乃貶羣為湖南觀察使羊士諤
資州刺史溫均州刺史朝議以所責太輕羣再貶黔南
溫貶道州刺史五年轉衡州秩滿歸京不得意發疾卒
溫文體富艷有丘明班固之風所著凌烟閣功臣銘張
始興畫贊移博士書頗為文士所賞有文集十卷恭儉
皆至侍御史讓至太子右庶子皆有美才自後吉甫再
入中書長慶以後李德裕黨盛呂氏諸子無至達官者
鄭雲逵滎陽人大歷初舉進士性果誕敢言客遊兩河

以畫干于朱泚泚悅乃表為節度掌書記檢校祠部員外郎仍以弟滔女妻之泚將入覲先令雲逵入奏及泚至京以事怒雲逵奏貶莫州參軍滔代泚後請為判官滔助田悅為逆雲逵諭之不從遂棄妻子馳歸長安帝嘉其來留於客省超拜諫議大夫奉天之難雲逵奔赴行在李晟以為行軍司馬戎略多以浴之歷秘書少監給事中尋拜大理卿遷刑部兵部二侍郎遷御史中丞充順宗山陵橋道置頓使雲逵初為朱泚判官常忤同

幕蔡庭玉庭玉白泚黜為莫州錄事參軍滔復奏為判官因深構庭玉於滔滔為泚留後事有請於泚庭玉又輒墮之又有判官朱體微亦蒙泚親信與庭玉常從容言於泚曰滔非長者不可付以兵權滔竊知之後滔南討有功雲遠數激怒之滔乃抗表論庭玉等離間骨肉及滔叛帝乃召泚以表示之故歸罪於庭玉等以悅滔滔亦終叛三年雲遠奏其弟前太僕丞方遠受性兇悖不知君親衆惡備身訓教莫及結聚兇黨江中劫人臣

亡父先臣昉杖至一百終不能斃張延賞任揚州日亦
曾犯延賞法決殺復蘇至於常言皆呼臣亡父先臣名
親戚所知無可教語昨聞於邠寧慶等州干謁節度及
州縣乞丐今見在武功縣南西戎附近恐有異謀若不
冒死奏聞必恐覆臣家族詔令京兆府錮身遞送黔州
付李模於僻遠州驅使勿許東西雲達元和元年拜右
金吾衛大將軍歲中改京兆尹五年五月卒

李益肅宗朝宰相揆之族子登進士第長為歌詩貞元

末與宗人李賀齊名每作一篇為教坊樂人以賂求取
唱為供奉歌詞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畫為屏障迴
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為歌詞
然少有癡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為苛酷而有散灰
扃戶之譚聞於時故時謂妬癡為李益疾以是久之不
調而流輩皆居顯位益不得意北遊河朔幽州劉濟辟
為從事常與濟詩而有不上望京樓之句憲宗雅聞其
名自河北召還用為秘書少監集賢殿學士自負才地

多所凌忽為衆不容諫官舉其幽州詩句降居散秩俄復用為秘書監遷太子賓客集賢學士判院事轉右散騎常侍太和初以禮部尚書致仕卒

李賀字長吉宗室鄭王之後父名晉肅以是不應進士韓愈為之作諱辨賀竟不就試手筆敏捷尤長於歌篇其文思體勢如崇巖峭壁萬仞崛起當時文士從而效之無能髣髴者其樂府詞數十篇至於雲韶樂工無不諷誦補太常寺協律郎卒時年二十四

史臣曰文學之士代不乏才永泰貞元之間如徐浩趙
涓諸公可謂一時之秀也然太真以畏懦聞邵說以僭
侈失于公異呂涓李益皆有微累故知全其德者罕矣
贊曰名以才顯才兼德尊徐趙劉李厥聲遠聞邵于呂
鄭其名久存半乏全德愧于後人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七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七考證

李紆傳佚游佐宴不嘗自忘○語意不明當有脫文誤字

李賀傳父名晉肅以是不應進士韓愈為之作諱辯賀

竟不就試○

臣宗萬

按劇談錄云元和中李賀善為

歌篇韓公深所知重於搢紳間每加延譽由是聲華

籍甚時元稹年少以明經擢第常願交結賀一日執

贄造門賀覽刺令僕者謂曰明經及第何事來看李

賀稹慙憤而退其後稹制策登科日當要路及為禮部郎中因議賀父諱晉肅不合應進士舉文公惜其才為著韓辯以言之撫言亦云賀舉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文公特著韓辯一篇據此則賀嘗舉進士而元稹謗之史云竟不就試非也

卒時年二十四○新書作二十七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七考證